



晚报微信



晚报微博

■怀思录

忆亡友元桂兄

■陈荣昌

朱元桂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悄无声息。

我与元桂兄相识、相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他尚在市文联书记任上，我则刚当选市社科联主席，算是在同一个大系统里，处境相似，志趣相投，交集和交往便日益增多。此时的文联在他主政下，陆续编撰出版了一套五本的《绍兴图赞》系列丛书，开了改革开放后系统挖掘、整理和弘扬绍兴历史文化之先河，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绍兴提供了一套通俗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元桂兄在文联的另一桩颇有影响的政绩，是在他们编撰《绍兴图赞》时的副产品——发现和推介了湖塘西路村的“千年桂花林”，使深藏山里无人识的“香林桂雨”，成为绍兴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由潜在价值

变为直接效益的成功尝试，也是绍兴文化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美谈。

后来，元桂兄转岗市政协社法委主任，邀我参与政协关于城市管理体系改革的课题调研。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三驾马车”，城市管理一直是块“短板”，垢病较多，有所谓“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之说。在市政协分管副主席和元桂兄的主持下，我围绕城市集中统一的主题，拿出了调研报告的初稿。该报告的基本成果及建议最终被市委市政府吸纳，并促成了市城管执法局的建立。在调研中，我们下基层、访部门，开座谈会、论证会，不断完善调研报告，我由此感受了政协“参政议政”舞台的氛围和流程，也领略了元桂兄严谨朴实的行事风格。我们

是君子之交，虽然碰面了仅清茶一杯，却可以倾心相谈，无所忌惮。

进入21世纪，元桂兄的工作重心移到文化景点的策划布展上，背靠市政协文化策研室，面向水利、城建等工程项目的“主战场”，实现了由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和研究向策划、设计和开发建设的华丽转身，也成就了他有生之年最为闪光的亮色。其间，我曾多次参加他主持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景点策研会，深知参与此项工作须有“百科融通”“文武兼备”的身手，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后人的拷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痛的增多，他曾多次向我流露过退意，并希望我能“接棒”。我有自知之明，终以“人伙可以，打头不行”婉拒。最后，元桂兄还是病倒在岗位上了。

我国历代先贤崇尚人生的“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精神。“立言”，元桂兄一生笔耕不辍，撒手前还留下《青峰文稿》。难能可贵的，是他撰写的地方文化考证和辨析文章，多为真知灼见，少有人云亦云。另有大量调研报告、布展介绍、宣传推介等方面的“职务之作”，均隐去其名。元桂兄的“立功”，已凝结和物化在一个个的景点景观上，从城市广场到环城河，再到大环河、鉴湖和曹娥江大闸，绍兴水利、城建事业中“建一项工程、成一处景点”，倾注了元桂兄的一份心血和汗水。元桂兄的“立德”，是他待人处世极为低调、内敛、包容、坦然，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一如他对离世方式的选择，生前不求闻达，死后不扰众生。我虽为元桂兄离去而痛惜，但欣赏他离去的方式。



王阳明像(国画) 吴润风

■大坊口

河景房的变迁

■何宝康

朋友邀我去参观他的新居，高层，十分敞亮，站在窗口边，朋友指着隔了一条公路和几幢高高低低的建筑的一条有点宽阔的河说：“能够清晰地看到河道，这样的河景房还不错吧？！”我笑笑，答一声：“嗯，不错”。

从朋友向我有点炫耀似地介绍他的所谓河景房的认真样，我忽然想起了昔日老家那离河只有两步路的老房子。

老家是三面环河的小村，我家更是紧靠河边。隔了横铺的三块青石板，也就两大步，就是一条不小的河。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一流的河景房。离河近，自然有方便之处。一是那时吃喝洗涤等都用河水，连出门上街也得从河边、桥上走或者坐船，所以住在河边总要方便一些。二是夏天在河边相对凉快一些。那时消暑避热，除了一把芭蕉扇，只能靠老天。在河边不时会有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绝对是一大快事。但在河边，也有不少麻烦。譬如不安全，养的鸡被突然跑来的人吓得掉入河里是常事，好在多数情况下，掉入河里的鸡自己会挣扎着上岸来。小孩子也会因为不小心、贪玩等等，一个不注意掉到河里。不过，因此也逼得孩子早早学会了游泳。同时，乡村河边的石板路可是交通要道，收获季节，肩挑背扛，牛走人行，门前煞是热闹，家里烟尘斗乱。因为路不宽，对面的人车交汇，为避让，我家的屋角墙壁常常被撞坏。特别是有几次台风汛期，河道排水不畅，河水猛涨，漫上岸来，我家曾多次进水。那时的地面是泥土，一进水，真是苦不堪言。另外，船行浪冲，日积月累，石砌的河岸慢慢倾斜，竟然危及我家的房子……

说实在，那时的人们没有今天这样的悠闲和优雅，更多的思虑是如何吃饱一点，多睡一会，房子能住就是大好事了，很少会去关注风景如何，所以，河景房之类并不当回事。而今社会变化太大，环境变化更是不小，人们的追求也大不一样。于是，才有了什么海景房、湖景房、河景房之类的概念，并且可以以此来赚大钱。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很少有真正的海景房、湖景房、河景房了，像我小时候老家那种离河只有两步路的房子，更是不可能了。能够从窗口望见河的河景房也成为稀罕，这真的不知该让人喜抑或忧？

伤心桥畔月如钩

■黎璿

深秋，黄昏，沈园。

清冷，迷蒙，孤寂。

古筝哀婉地低吟着《汉宫秋月》，如轻风流水般的，那余韵在夜的沈园里舞动，萦绕在伤心桥畔。

夜幕黑丝绒般地垂了下来，一弯冷月斜挂。我呆呆地望着，它勾起的是陆游“柳老不吹绵”的一瓣相思？还是寄挂着“江南第一爱情园”那千余年的凄婉？我总觉得，这月儿负着那么沉重的思绪，自然不能朗照。辨不明眼前的景物，园中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伤心桥下一池残荷更残了，残得已不堪听雨了。

刚才，我们几人悄悄进了沈园，绕过凿有“诗境”二字的巨石，钻进竹丛，就像几尾游鱼。原本只打算在沈园茶室品茗听琴

的，不知何人起的哄，竟改变主意，把那几杯香气氤氲的碧螺春，留在那《汉宫秋月》幽幽的琴韵里。

进得园来，周遭景物依稀如梦，不禁神态肃然。我们在伤心桥边找块石头坐了下来。

古筝时而像是倾诉，时而又似叹息，感觉比在茶室听琴，更多了几分幽远之美。心境不由得静了、沉了、迷离了。

夜的沈园更具魅力，也就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蛰伏在心底的思绪，此时肆意泛滥。

伤心桥上，谁在伤心？我似乎看到唐婉裙裾曳地，款款走来，瘦削的肩头，紧蹙的娥眉，果真是惊鸿照影，柔弱而不胜愁；青衫飘飘的陆游，站在桥上，反剪双手，昂首悲望苍

穹。

我猜想不出，在夜沈园这样的环境中，走在伤心桥上会有何种感想。我很想走上去，也就顾不得惊了别人的思绪，就拉着同伴的手走上了桥。月色清冷，偶有几缕透过竹树的叶子洒在桥下，折射出点点寒光，在夜风中眨动，像几只哀怨的眸子。

“还记得园子门口那块叫‘断云’的巨石吗？”忽听同伴问道。于是，我记起了那谐音“断缘”的巨石，它中间断裂，却不肯分开，缘断情难断，何等令人心痛啊！看了那石，人们难免唏嘘不已。

我不禁感慨，陆游与唐婉沈园一别，留下了不老的思念，绵绵不绝的相思，是怎样噬着他的心？他与唐婉相遇伤

心桥畔，却不能执手相看，是何等的无奈。我仿佛听到陆游午夜梦回时反复痛吟的诗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事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是的，陆游一生情感的伤痛，都付与这心碎的诗句了，正如唐婉的泪，洒湿了这千年的沈园。唐婉何幸，四十余年后，沈园柳老已无绵可吹，而陆游的思念却绵绵不尽！

远望着那题有《钗头凤》的粉墙，不觉低吟着：“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我的思绪不觉又远了。

古筝，还在轻拢慢捻抹复挑，还在吟着那凄婉的曲子，天上一弯冷月似乎更加清冷了。

■我的朋友圈

诗思玄言都关情

远行

心在远方，人在路上，情随景扬。

漂泊的途中，有时很快乐，有时很孤独。但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大道朝天，路有多远，我就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

线吧，让万千思绪翩翩飞翔。

其实，所谓诗和远方，并不奢侈，只要你勇敢地迈出人生的步伐。

愿：踏遍千山万水，畅游大江南北，天下好风光，尽入我“法眼”！

——乔领

读纸

我是一张薄纸，可以折，可以刻，也可以揉，记录风云记载历史抒写人间悲欢，让人安静静心激荡惹泪流淌。但很久很久以前，我只是一片叶，我会惧怕怕热担心大风，可没人会在意也没人怜惜……从一片叶成

为一张纸，犹如一条奔走的小溪，它一路行进并歌唱。有人说那是欢歌，有人听成呜咽，只有它自己才真正懂，经历着各种变化，也感受着风花雪月。人们听不懂它的言语，只说那一条小溪……情感总无形，无迹可循。一片纸，让人读出千言万语……

——王文娟

本期主持:丁丁